



爲所有人劃一條回家的路

● 方中士*

2017年2月，在以消失的凱達格蘭族命名的大道上升起了抗敵的狼煙，一群抗議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頒佈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原住民，用「騙」這個強烈道德遣責字眼攻擊被他們認為收割政治利益的國家元首，否定了總統代表全民正式向全體台灣原住民受到的歷史傷害道歉的誠意，抗爭群體一開始便不接受政治性宣示態度與現實權力運作上的落差與限制，致使體制內和解與溝通的可能。

形勢一開始便陷入僵局：官方無法或者說是不能公開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為何排除私有地的政治考量，而陳抗者又一下子把自己拉到會衝擊國家主權的轉型正義的高度，抗爭者要爭的不是回復傳說的先人生活領域而已，而是要回復先人足跡所至之領域的自然主權。

僵局在陳抗群體被代表國家權力的警察第一次驅離便確立，接著便是考驗這一群堅持恢復百分百傳統領域土地自然主權者信念與意志的開始：被所有媒體幾乎完全消音的忽視下如何凝聚向心力，在歷史轉型正義的高度上如何對抗現實妥協的引誘？從酷暑中等待黎明前短暫的沁涼，暴雨下蜷縮於人行道於大樓門庭裡於公園大樹枝葉下的委曲，寒冬硬冷路面上尋不著取暖火盆的懊惱；遠遠與象徵家父威權的總統府中央塔樓遙遙對峙；這一群人汗濕散髮，罩衫衣褲敞開凌亂，身軀看來是疲憊的而情緒卻是高亢的，一種準備長期戰鬥的堅毅神情。

*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警察凌晨突擊，清除他們搭起的對抗意象與坐臥飲食設施，來驅離者與被驅離者恰如其分的演出歷史劇角色，如其先人般在被詐騙被傷害後被迫在其土地上流浪，從府前大道旁轉進捷運台大醫院站出口，又轉進似乎可以紮根於土地上的和平紀念公園的一隅。

在那裡，這一群原來在台灣東海岸部落努力延續復振其文化的男女立下了戰書，施放了給所有部落的狼煙，如同原先只被當成歷史傷痕的澳洲原住民在其國會大廈前綠草地上的一把大陽傘和一張辦公桌，便向全世界宣示與今日政府相當的主權：於是，他們散發追求不容折扣的歷史轉型正義，聚攏來自全國各部落響應者寄來的石頭，以及其他象徵部落精神的大小物件，開始吸引許多學術與藝文界的支持者來站台聲援，他們用最溫柔的心在久遠前屬於他們的土地種下本屬於這土地的百合花，如同把自己種下要不回來的土地。

而我就只能一路透過媒體關注他們的訊息，透過電視或手機螢幕觀看，觀看這一群中壯甚至已經該居家頤養天年的年老男女在繁華大城的這通衢大道與街區間奔走浪遊，揪心的捕捉他們幌動的身影和控訴的言語，最終銘記其中一位年長女歌手巴奈高呼「沒有人是局外人」的警語，想像他們在餐風露宿之外的不便與苦楚，他們一場又一場辦下去的露天小講堂會被留存於虛擬的網路上，他們搭建的裝置藝術被拆除後會留存於人們的影像記憶裡，熱心的部落後輩青年來為他們加油，簡易爐灶鍋鏟為他們烹煮飯食和宵夜點心，在夜間班警察監視下，他們如何熬過夜深露濃的談話尾聲？粗陋歪斜的瞭望台能吸引多少想上去的都市小孩？來聲援的歌手樂團駐唱幾曲後還是得回他們原先的位置，回到與我同屬這當代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邏輯宰制的文明生活裡。

維持社會生活秩序與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主政者或許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決策所依循的思維邏輯，為了與昔日保守的前執政黨競爭而吸納思想進步份子所擬的競選政見就只是為了區別對手創造差異而制定，狀似有藍圖有遠景有承諾，但制定競選政見不見得會考慮到落實時會與既成事實和既得利益產生怎樣的扞格與矛盾；所以，原住民朋友把競選的進步政見當成了「騙」他們的競選支票，便是一開始便無法委曲自己與主政者一起來追求政見的落實，反其道而行的便是被弱勢者尊嚴情感所鼓動推升的戰

鬥位置，在這位置上固然有道德上的優勢高位，但也會在現實權力運作機制下對照出雙方的荒謬。

因為道德譴責是弱勢者逃避追求正義時的一種誘惑，拒絕進入被認為已失去溝通與談判誠意的政府權力體制內，也可以被視為就是一種鬥爭位置的選擇——選擇如同唐吉訶德對抗巨大風車的悲劇角色：政府以其既定的行政程序和目標進行其定義的歷史轉型正義之贖罪與修補，在不影響國家主權與既有的行政治權的秩序前提下，總統以道歉的動作與一篇文情並茂的演講文一筆勾銷幾百年來墾殖入侵者對全體原住民各族造成的傷害與悲劇，但不能因此而改變國家主權在自治領域、土地所有與資源使用等方面的主權，而這在國土面積幾乎全部都曾是原住民傳統生活領域的台灣言，雙方的立場便不免緊張，對抗也難免尖銳。

我用土地面積與人口密度這角度來理解我國與諸如紐、澳、美、加等國處理回復原住民傳統領域所有權上的不同態度，不知這角度是否掉入有權力者存在即合理的陷阱？還是因為我擔心在政府以其鋼硬無可妥協的既定處理程序下，堅持傳統領域劃設不得排除私有地的抗爭團體會落入既被主流社會完全邊緣化，得不到與政府談判政策調整的管道與機會，在政府運作資源與權力分配操作下，他們最終還會遭到其自身族群中迎合利益分配的組織代表的排擠，最終，他們會不會只成為族人口傳的可佩悲劇英雄？

他們要劃設的傳統領域約一百八十萬公頃，與行政院原委會劃設辦法差距近百萬公頃，關鍵不在劃設面積大小的差距，而在其中是否排除既有的私有地；這些私有地不但所有權來歷可疑，一旦被劃入，雖然只受限於接著而來的知情同意權，但必然會讓所有人產生財產權貶值的心理，也會在劃入與否拉扯出族人的歷史傷痛。

那麼，堅持不得排除私有地的抗爭團體是否有從立法上完全勝利之外的路可走呢？抗爭伊始，在這個快速滾動更新的媒體環境裡，這一群人以全幅生命投入，日夜固守，一星期一個月又一個月撐住，以一種弱勢者的頑固姿態捍衛不敗的尊嚴，這固然贏得在高牆與雞蛋之間選擇雞蛋者的肯定與支持，但日子一久，斜陽拉出的身影就越長也越稀微；最後，是不是就只成了一起被少數人記憶卻對當前文明機制毫無作用的歷史事件？



怎麼辦？我們看到以維持原始共產社會經濟模式的司馬庫斯部落雖名揚國際，但也得持續對抗帶來觀光業也帶來市場貨幣價值對心靈的侵蝕；看到蘭嶼達悟族小孩在便利超商登島後面臨芋頭與洋芋片的口味選擇，未經神聖儀式的併板舟用來收費體驗載具就沒問題了嗎？被強制接受的核廢料貯存廠是否在全島劃為傳統領域後便可立即經部落會議機制撤離？給了傳統領域內土地使用的知情同意權，是否能溯及既往而遏止昔日國家權力特許的墾產、土石、林木等經濟利益開發？我們學習國際肯認原住民回復原有的自然主權目的是甚麼豈不是因藉由保障全裘處於最弱勢甚至是面臨被當代文明全面入侵而滅絕的原住民族群及其文化？而回復其歷史轉型正義則是這保障原權的倡議與行動的手段，藉由還其歷史過程中被剝奪的正義，人們恰好可經此過程認識並自省昔日其自然主權如何被不義剝奪過程中斑斑血淚；也就是說，這該是全體人類社會的自省與自我救贖。

這在台灣尤為明確：從被墾殖入侵的漢人與之後承續的統治者名為代表文明落後的「蕃」而加之於其上的「理蕃」、「撫蕃」，隨之而來的文化歧視加深了其自我貶抑與否定，遷徙、流亡、藏匿以致於全然遺失其語言、命名、服飾乃至任何表徵，為的是剝除要被統治者與其主流文化「善化」使之「新化」的羞辱；最後，還得在以漢族為中心的五族共合手段中融入其中華民族振興強盛的目標，為此目標而成為國家盛典裡蠻夷來朝的符碼成為體育賽事與觀光產業裡的優人弄臣戲碼，而承繼上世紀八〇年代以來的原權運動，便是一條原住民族找回自我尋回文化尊嚴的艱辛路程，而這群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上扞衛不打折扣的傳統領域劃設，絕對是這原權運動的新高峰，也該是整個社會藉此機會面對原住民族歷史轉型正義自省和救贖的最佳時刻。

為此，這群堅持須回復含有私有地的完整傳統領域的運動者，寸步不讓並寧可因斥責總統領導下的行政機關作為是「騙」而與其昔日支持政黨決裂，理由便是退此一步則被財團入侵的經濟開發的圈地成了無可挽回事實，則要其族人理解並實踐自然主權的各種開發知情同意權，會伊始便自失原則自降高度，使得取回傳統領域，作為延續並復振其須有土地和環境為基礎的文化失根斷線。

我對這群堅持信念，不惜與政府甚至與其馴服於社會主流價值的族人決裂者致上最高的敬意，但我對其鬥爭手段與策略則有不同見解，我認為超過一整年的長期抗爭



與運動已足以宣示理念，已能對照出官方版本的虛應形式，在幾乎被整個傳播媒體給邊緣化給遺忘後，以負傷戰士的姿態回去原鄉，把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回自己有尊嚴的文化的理念落實下來：想想，如何在既有的法規體制上尋回原住民族文化的價值？泛靈信仰下的心靈與思維如何在科學或科技主義背景下發揮對照的意義？原始的共產經濟與共工分享如何在今日資本主義社會有效運作？如何教育自己的族人，拒斥當代自由市場背後的金錢價值與邏輯，讓諸如用過即丟的大量消費垃圾與表淺觀光文化被節制乃至於被拒斥……；這會不會是在宣示態度後真的開始在真能擁有的傳統領域內重聚部落力量，真實的劃出回原鄉的路？

